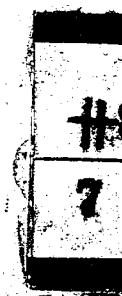


招魂

長庚 著

東方圖書館復興誌意

作者贈



+10808

(1)

目 錄

招魂
開礦工人
賣粥
半條生命
磨墨
黃又梅
崗巡
矮子



(1)

爲她

清道夫

啊不用不用

櫻花杏花

怎麼辦

繆絲女

世界之錘

生命

調解

這心是永不屈服的



《 三 》

看熱鬧

蚊烟香

風災演習

王阿福

蘇小小

過小青墓有感

你在說什麼

黑白渡河

孝頭店

國慶歌

(4)

六五子(一)

六五子(二)

安娜

將軍蔡廷鍇

(1)

招魂

中華之魂你在那里

我垂着頭找尋

我拖長了面找尋

我穿着草鞋背着雨傘

在森森的黑夜里找尋

在淒淒的風雨中找尋

中華之魂你在那里

我走過大街小巷古城

走到東海之濱峨嵋山之頂

走到鴨綠江畔走到羅浮中心

都不見你的踵影

中華之魂你在那裏

原野是那末荒涼那末淒靜

我聽不見你激昂的悲歌

我聽不見你病苦的呻吟

難道你真的死去無踵影

中華之魂你在那里

你曾在東方指揮過文明

像一條彩虹映在大江中心

你也曾北出蒙古東渡東瀛

看滿天星斗都在爲你抱不平

你被豺狼咬傷了手脚

你被窮困嚼爛了皮筋

蟋蟀們的爭鬥傷了你的心

(4)

但是熱血還在你脈管流
快把憤怒喊出喉頭

不要管遍體的痛傷

不要管彌天的羅網

掙扎起來吧趕早

趕上太平洋的怒潮

跳到血海狂瀾中洗個澡

摸摸你的心口正是在發燒

(5)

火山似的燒火山似的爆
發出霹靂的吼叫

給弱小民族作担保

我們的勝利啊遲或早

一九三四、九、二〇。

(6)

開鑛工人

(3)

爲了火車的便利

爲了輪船的運行

爲了大宗的生產

爲了機器的文明

爲了紅爐和司汀

爲了資本家要黃金

我們就放下了生的光明

去奔無限黑暗的前程

黑暗的前程是無底無底
站在一個烏黑的陷井口

(啊血肉的人們誰都指望
把頭往上升上升)

我們是一尺尺一丈丈往下沉
往下沉十丈萬丈下沉下沉
看！這個陰森森的世界

看！這個陰森森的世界你們的

黑黢黢的潮濕的地獄內

黑黢黢的鬱悶窒息的空氣

黑黢黢的悲慘淒涼的夥伴們

仗一把大的鶴嘴斧

用盡筋血肉骨的氣力

唱着嗚嗚嗚嗚的哀歌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砰砰砰砰鶴嘴斧一下下

一下下如雨下雨下雨下

剝碌碌剝碌碌……

巨人吐出黑塊瀰散瀰漫

噉噉噉噉噉噉……

碎碎碎碎碎碎……

剝碌碌剝碌碌……

碎碎碎碎碎碎……

噉噉噉噉噉噉……

我們沒有工夫想着悲傷

更沒有春花秋月引起惆悵

來詛咒這世界的荒唐

我們是永遠在黑暗中掙扎

我們是永遠在黑暗中埋葬

嗚嗚嗚嗚的怒潮暮暮朝朝

碎碎碎碎的怒潮暮暮朝朝

把一尺尺一尺尺的生命送上

送上鑛主面前去換取

一寸寸一寸寸的麵包

一寸寸一寸寸的麵包

老娘少妻稚子去分嘗

一點點一點點珍惜地分嘗

忽然一聲震天雷的怪響

老的少的一齊發出了

攰抖而痛苦的眼光

啊怕不是在山那邊塌倒了煤礦

賣粥

暗澹的路燈下

暗澹的角隅里

暗澹的婦人發出

暗澹的叫賣聲

賣粥粥噓賣粥噓

乖乖要六個兒一碗噓

再給添些鹽菜噓

肚子餓嘞再來一碗嘞
粥太稀嘞乖乖稀嘞

小鴨子你到底青年無知嘞
一口氣就呷三碗嘞

像我就舍不得嘞

頂多呷一碗半嘞

老公公你真是做人家嘞

一天賺三吊來錢嘞

(15)

車租只要大洋八毛嘅

呷二碗粥還夠嘅

一九三四、八、二九、

(17)

半條生命

在黑暗的小路上

有一堆黑暗的東西在蠕動

是狗嗎

不會走得那末緩

是鬼嗎

不會顯得那末清楚

「咱老子是大將軍部下

打過十回百回的仗

打的都是自己的弟兄

洛陽的一回打得最凶

咱老子就去了雙腿

只乘了半個身體

半條生命

『半個身體半條生命

咱用手來爬行

爬過死骸遍野的戰場

爬過寂寞荒涼的墳場
爬過破碎悽愴的農村
爬到勢利冷酷的都會

『求討吧高高的人們
聽不到地下的呻吟
搶飯吧有腳的同志
爭先去狠吞』

巡捕的木棍嚇出冷汗一身
汽車鳴鳴的吼着飛過

咱就閉了眼說啊半條生命』

在黑暗的小路上

有一個黑暗的東西在蠕動

是狗嗎

不會走得那末緩

是鬼嗎

不會顯得那末清楚

磨 墨

我們的生命是一碗墨吧
醱着些眼淚醱着些心血

磨呀磨呀在掙扎的硯上

磨呀磨呀在生活的硯上

磨呀磨呀在憂患的硯上

(22)

磨呀磨呀在痛苦的硯上

磨呀磨呀在創傷的硯上

磨呀磨呀我們的生命完了

一九三四、七、二八。

黃又梅

平靜漂亮的買辦室

來了個威武莊嚴的軍人

『啊好久不見了吸雪茄嗎』

我相信我們是那兒見過

到上海來有何貴公幹』

『公幹是有』

你是黃又梅吧

X輪船的買辦

寧漢戰爭時那船從漢口到上海

你親身在船上督率指揮

把船票漲價了十倍

把難民推入大江內

把箱籠捲帶到上海

好！給我你的生命』

砰砰砰

深綠的土耳其地毯上

開着白的花紅的花

黃又梅的靈魂跟着

腦漿和鮮血

輕輕的離開了軀壳

烏黑的靈魂在烏黑的夜里

飄飄飄到一座大的洋房

『呵多美麗的錦緞被

我做阿媽從來不曾蓋過

我們主人那末富有

賣呀送呀自己用呀

好的被頭永久不會完

還有成千成萬的箱籠

太太用着驚奇的眼睛開鎖

真是真是他們那里來的

這麼多的寶貝』

他離開僕役們的喃喃

偷偷地望了望上房內

金銀首飾堆滿了床下

太太在笑盈盈私自計算

這樣多的財富夠子孫用萬年

烏黑的靈魂在烏黑的夜里

飄飄飄到浩浩的大江上

江中怒濤滾滾地怒吼

老太婆拚命攀住船弦哀求

小孩子掉下去浮上來還在喊救

青年女人勇敢地跳下江心

男子漢瘋狗似地爬起來奔走

只有一個少年慘白了面咬着牙

斷然地說『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當兵去當兵去報仇報仇』

一九三四、八、二九。

崗巡

雖則太陽曬得面皮發焦

雖則西風刮得耳朵起泡

雖則白天忙得手舞足蹈

雖則黑夜悄立幽靈飄渺

雖則兩腿酸痛彎屈不倒

雖則明月當頭對影泣號

雖則捉盜鎗彈洞穿胸腦

雖則新來局長存心蹊蹺

雖則他將糗餉裝入荷包
雖則我們都有老母妻小
雖則飢腸轉轆如雷怒鳴
雖則長官忘記我們是人
雖則苦痛祇把牙關咬緊
雖則哀怨祇向大海拋沉

矮子

(31)

暖洋洋的暮春天氣

時裝仕女們笑迷迷地

緩緩地悠悠地散着步

馬路上顯出幽雅的熱鬧

女人們變得更加曲線美

男人們心懶懶地無所謂

空氣中飄着香水味香粉味

怪陶醉人的

這里沒有老太婆打車上跌下
也沒有白相人在打架
更沒有大火燒解心焦
好！來了一個矮子

大家的心頓時有了着落

『呵呵！頭如西瓜』

女人們笑得彎下腰去

『嘻嘻！身子像癩蝦蟆』

男人們打着大的哈哈

矮子的面紅得像玫瑰花

『呀三尺高的矮子

倒有六尺高的運氣

看！一個青年女人代他叫車

呵呵呵呵哈哈哈哈』

爲她

這是一朵含苞蓓蕾
十七年前才離娘胎
苗條的身材清瘦的肩背
微微隆起的胸膛
低低俯視的目光
爲她
我曾動了好奇的心

自朝至暮自冬到春

她始終獨守在閨房

或者孤立在洋台上

自由廣大的世界

溫熙安慰的友朋

都沒有她的份

爲她

我曾動了同情的心

一個額頭的中年人

洋行的買辦吧

是不是她的爸爸

忽忽的來了猶笑

猶笑着放下門幃

一陣更猶惡的猶笑

笑聲中夾些輕微的嗚咽

爲她

我曾動了憤怒的心

猶笑着忽忽地走了

孤零地她走出幃來

慘白的衣衫

披着秀髮

慘白的面頰映着月光

淺藍的星眸望着藍天

烏黑的眼珠掛着晶瑩的淚珠

爲她

我曾動了悲哀的心

一九三四、七、二〇。

清道夫

我仗一把大的掃帚

駝着背彎屈着腰

終日的掃終年的掃

掃呀掃呀掃向前

掃到小的弄堂

掃到大的院庭

掃呀掃呀掃向前

掃到馬路中心

掃到十字街頭

掃呀掃呀掃向前

夏天太陽像火煎

柏油馬路西尋吹綿綿

掃呀掃呀掃向前

冬天西北風像刀削面

積雪高高的冰凍了腳尖

掃呀掃呀掃向前

破爛的骯髒的霉毒的
腥污的都歸我來裝戴

掃呀掃呀掃向前

大便小便塵土煤灰

黃痰膿血一齊飛撲到我胸前

掃呀掃呀掃向前

爲着大衆的清潔

也就忘了自身的污穢

掃呀掃呀掃向前

九元再打九扣的工錢

一家八口生活難艱

掃呀掃呀掃向前

幼兒啼飢太辛酸

老娘默默地淌眼泪

掃呀掃呀掃向前

疲倦在我血管里旋轉

我的妻子呀你莫

深深地歎息低低地詛咒

來增加我的可憐

一九三四、一二、一四。

啊不用不用

萬頭攢動

馬路是水洩不通

電車汽車排立着

像一條長虹

(45)

『哦老公公

快讓我們送你上醫院』

看衆們嚇得手脚發軟

『啊不用不用』

我的心比我的頭更痛

弟兄們你懂也不懂

爲什麼活到七十歲

跑來上海想做苦工

鄉下有田已經不能種

一天一天官糧加

(47)

米價麥價真跌得兇

辛苦到頭還是肚子空』

白髮上冲出鮮血

枯眼內冲出熱淚

滾滾的併成流泉

剎時間浸濕了他襁褓的衣衫

一九三四、四、二四

櫻花杏花

櫻花杏花是兩個

美麗可愛的嬰孩

烏黑的眼珠子

玫瑰紅的臉

夜晚跟着婆婆睡

睡在古老的倚欄床內

白天像一對石獅子

坐在大門檻上左右分開

看見婆婆唸佛回來

跳躍地站起來

伸出小手摸摸寬大的衣袋

呵呵今天是燒餅糖還有橘子

有時候媽媽看得討厭

一脚一個跌得像皮球

櫻花杏花仰面朝天

櫻花記住婆婆的話

起來坐好

低低的嗚咽杏花大聲哭號

惹得媽媽再痛打一頓

『唉你自己不是女人嗎』

『爲什麼儘打可憐的小孩』

哼哼終有一日終有一日』

媽媽和婆婆常常拌嘴

這是一個暮春的好天

婆婆挺挺地躺着不起來

櫻花杏花爬到白布幃內

叫婆婆婆婆終是不睬

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旁邊的人輕輕的說
『怕是放心不下這兩個孩子』

夏天烈日像火燒
媽媽剝去了櫻花們的衣裳
把精光的小背貼到牆上一手一個
像油鍋里的魚蝦
孩子們哭得發狂
慈悲的三婆婆
熱心的四嬸站在門外

來說好話求饒

媽媽叫吼的聲音比她們高

『唉管什麼閒事呢』

三婆婆四婆婆歎息地走開

櫻花看看天上的星星

看看妹妹的眼睛

想起婆婆好不傷心

阿黃是善心的朋友吧

每夜終到石凳旁來走走

搖搖尾巴點點頭

再聞聞孩子們的手好像說
不要怕我也住在菜園裏呢

天快黑了爸爸還沒回來

夜飯又沒有吃了看看

哥哥們吃喝眼睛都紅了

肚皮叫得利害

櫻花攜着妹妹去看阿黃

或者阿黃願意幫忙

『汪汪汪』阿黃憤怒的說

『朋友只是朋友罷了』

要我實力損傷那是妄想』

櫻花說烏貓一定慈悲的

她平常終是依依脚下唸經佛

『喵喵！喵喵！』烏貓張着嘴

一口咬住妹妹把亮亮的腳爪

抓破了她的小腿

肚里實在不適意

走到園中去看小雞

『噉噉噉』小雞們都飛開

讓出又香又甜的糖餅

從此櫻花杏花有了殖民地

再也不愁肚皮飢

秋天了菜園中太風涼

一點都沒處躲藏

櫻花摟着妹妹睡在石上

天亮了看見妹妹滾落污水

在污水中熟睡

萍果般玫瑰紅的臉

現在是慘白像尖錐

坐在大門檻上呆呆地

媽媽看了刺痛眼睛

一把捉起來叫她們

高高站在看戲凳上

身上發冷頭有些昏

眼前有好多的星星

搖搖房子在動搖

搖搖身子在動搖

杏花拍的一聲跌下來

跌壞了一只左腿

從此她再也不起來

在一個特別陰森的陰天
絲絲的雨伴着唳唳的風
阿黃因為找不見那呻吟
在門背後的小友
無精打采地將尾巴下垂
兩只耳朵都掛了下來
烏貓也感到寂寥
坐在灶肚內發呆

小鷄們『噤噤噤』

『噤噤噤』四面尋覓

尋覓遺失了的嬰孩

『喂杏花你早點回去吧』

下世投個好娘胎

你聽見了嗎杏花』

媽媽用腳撥着她

叫用人把她放入小棺材

噤噤！噤噤！噤噤

杏花似乎心內很清楚

聽見姊姊在大門外

跟着西風低低哀泣

又似乎聽着一陣腳聲

一個高高的影子

好像爸爸回來了

爸爸默默地站在面前

她想叫一聲爸爸

只是沒有氣力

但微微張開眼睛他看一看

『唉！阿富的娘你你做人不應該』

(61)

不應該不應該

孩子身上熱熱的

眼裏還在流眼淚

爲什麼把她放入棺材內』

一九三四、九、二。

怎麼辦

市面一天清一天

房租一月加一月

這麼辦

小商人鎖着眉歎息

關門大吉

稚子要衣穿老娘要飯吃

怎麼辦

小商人推着胸掙扎

雪大風緊

沒有人影上門

怎麼辦

來了個紅面的收租人

『房東說

如果你們敢將租金遲延

他願意焚燒了全數小店

看你們一個個往黃浦江裏攢』

縹絲女

有手有手

五個指頭

沸湯鍋中

打撈絲頭

不敢轉動眼睛

呼吸也少自由

熱毒的蒸汽包圍四周

(66)

有手有手

高擎雙肘

連連的抽

急急的抽

抽出彩絲一縷縷

織成美麗的錦繡

錦繡陳列在街頭

錦繡光耀在紅樓

有手有手

筋青皮縐

我們衣衫

真是檻襖

破了前襟

綻了兩袖

五更上工

來不及補綴

半夜回家

抬不起雙眸

世界之錘

德國說：我是世界之錘呢！

不；錘是我呀；

不，不，讓我來吧；

不，不，不，去你們的，我來；

呸呸，做錘只有我配；

呸呸呸，做錘當然要我才配！

日美英法意俄，還有……

都一致手忙腳亂爭着預備，

——預備做世界之錘——

都一致力竭聲嘶吶喊上前。

快，快，快，野心家都來，

快，快，快，外交家政客都來；

快，快，快，合縱連橫，

快，快，快，遠交近攻；

快，快，快，公平分贓，

快，快，快，利己損人！

快快英美同盟以制日，

快快日英同盟以制美，

快快美俄同盟以制英，

快快英法同盟以制德，

快快德意同盟以制法！

啊啊機會要平等！

啊啊利益要均佔！

大鐵錘錘到砧上去：

錘到中國的東四省，

錘到西方的巴爾幹，

錘到南方的奧大利亞，

錘到北方的蘇俄，啊不行，

砧太少了砧太少了，

錘也不能多。

我說我是錘呀，

他也說是他。

快快快預備：

軍費你十萬我百萬，

你百萬那我千萬，

海軍陸軍空軍總動員——

什麼海縮軍縮條約國聯，

這是猴子變把戲，西洋鏡，

你信嗎這是帝國主義的夢囈。

快快快預備；

軍火商人笑破了肚皮，

日日夜夜收定單成交易，

戰鬥機，驅逐艦，航空母艦，

快鎗，機關炮，硫黃彈，

一批批吐出來，吐出來，

吐出來無窮無盡。

快快快來，科學家，發明家，

用科學來發明殺人利器：

毒瓦斯，達姆達姆，烟幕彈，

電氣指揮飛機，還有，

還有死光——啊啊死光，

死光多麼神迅便當！

啊啊偉大的死光呀，死光！

快快快來，資本家財閥，

你們不再做麵做棉布，

工廠改作兵工廠軍裝廠。

快快快來，農人們放下耕犁，

不准種田，來受軍事訓練。

快快快來，男學生女學生，

把書本拋在泥污內，

大家動員備非常時期到來——

誰不聽命令，要你的性命！

啊啊我要做錘呀——

做世界的錘，錘倒一切！

錘倒殖民地，錘倒弱小民族！

錘倒新怨家，錘倒舊仇讎！

錘呀錘呀，火烟已明炎炎地，

明炎炎地在中國，

明炎炎地在馬賽血案，

明炎炎地在薩爾。

都來吧，軍閥帝國主義軍火商
得意得瘋狂了。啊啊瘋狂了的

軍火商軍閥帝國主義呀，

你們聽不聽到小百姓的聲音？

小百姓：德國中國和美國的，

英國法國日本和奧國的，

東半球和西半球的……小百姓
的聲音呀！

我們的肉塗上你們的槍尖了！

我們的血灑上你們的寶星了！

我們的皮被你們剝完了！

我們的骨被你們折斷了！

我們的腦汁被你們榨盡了！

我們不需要戰爭呀！

我們不需要軍閥呀！

我們飢餓，我們貧困，

我們疲倦，我們疾病；

我們要工做，我們要生存！

我們小百姓都是人類的兄弟——

中美法日德奧英意

來吧，世界一切的小百姓們！

來吧，世界一切的弟兄們！

把血和淚釀着憤怒，作

成個天大的鐵錘，

趁着百萬顆心靈的勇敢，去

錘倒萬惡的資本家，野心家，

軍火商，軍閥，帝國主義的

一切魔鬼！ 一九三四、一二、七。

生命

生命是短促的

短促得像一朵嬌美的花

在春風中開了

先春光萎謝

(79)

誰愛花的嬌美

快抓住這生命的蓓蕾

要吐出濃濃的芬芳

(80):

要發放燦燦的光芒

生命是短促的

短促得像一朵嬌美的花

在春風中開了

先春光萎謝

一九三四、一一、二〇。

調解

聽得房租糾紛會招集談話

一個個小商人心上都開了花

有的搭有電車的黃包車

有的用了長腿一口氣跑到

大洋房外去等待

看門警察深鎖雙眉說官話

啊我們是代表請把公文看一下

流着汗縐着面抖抖瑟瑟地

開口說血本閉口說虧本

高貴的調人再不耐細聽

鳴的一聲叫房東也來了

光亮的汽車直放進內廳

光亮的容顏真教人歡迎

小商人的代表退下去吧

這里讓輕輕地細細地悠悠地
體面的富翁高貴的調人談心

茶水錢哪

當差的翻白眼睛叫

小商人摸一摸腰包

大洋兩毛

汽車快開走了

車中飛出一張十元馬票

當差的又是鞠躬又是笑

一九三四、二、二二。

這心是永不屈服的

希望被環境屈服了

生命被生活屈服了

思慮被囂喧屈服了

惟有牠——

這心是永不屈服的

像一個百戰的壯士

披着飄飄散髮

張着炯炯雙眸
帶着白馬銀鐙
不仗堅固壁壘

長夜裏獨往獨來
沙場上馳驟指揮
敵人虎狼魔鬼們
請盡量地前來
看寶劍映着寒月
看丹血染遍玫瑰

看熱鬧

熱鬧的小弄堂

今天更熱鬧了

看熱鬧的人們

五十一百二百：

瘋狂地擠着前進

叫喊叱罵嗤笑

演說詢問批評

各自提高了喉嚨

想把自己的聲音

打怒潮當中跳出

形勢的嚴重情形

像全世界大戰爭

大家是這樣洶湧

又是這樣熱烈

聽說天氣實在太熱

警察局的大員要休息

幾次請警察來不願問

半夜過了這怒潮

才跟着熱潮慢慢的消沉

像一堆糞蛆爬開

像一大羣野狗吃完了死孩

一片囂噪的狂叫中

這時才漏出一聲

一聲哀厲的哭號

(90.)

像尖刀已刺入心窩的豬子
發出生命最後的嘶叫

原來這裡沒有大火燒
也不是什麼深山出蛟

平凡的人

平凡的事

平凡的道理

少爺少了綢衣服

當然是娘姨的責任

甚麼風吹去賊上門

還敢聲辯耳光賞了面

再不拿出來拳脚搥槌

左右散着髮汗淚拌着灰

倒在地上鮮血滿面

一鞭一抽搖一鞭一掙扎

誰叫你做了奴才

做了奴才還敢聲辯

(92)

一九三四、七、二八。

蚊烟香

儘管是小小的一點

一點螢火虫的紅

是給了人們多少的好夢

但是蚊烟自身燃燒完了

一縷縷的青烟一點點的白灰

儘管是草草的一句

一句至誠的詩

是給了人們多少的安慰

但是詩人自身燃燒完了

一滴滴的眼泪一點點的心血

一九三四、十、一。

風災演習

說我們是只敢演習救災呀
這夠多麼荒唐

自家對自家何苦說謊

看看帝國主義們多少堂皇
你一個營盤會操

他一個營盤吹號

黃浦江上兵艦大炮

日本軍閥更加猖狂

天津租界日日巷戰

虹口公園外高夫兵屢

機關槍在靶子場上發狂

難道我們就被天派定

應該雙手捧上珍寶

還得向強盜們討好

請賞給兩個耳光

漆黑的半夜里聽得

國貨工廠嗚嗚嗚嗚

嗚嗚嗚嗚悠長的哀叫

我們心頭有無限痛傷

紗廠呢一家一家

出賣給敵人們了

絲廠呢都冷了爐灶

綢緞廠呢只好對着

人造絲苦笑

說我們是只敢演習風災呀

軍警們帶了幾個學生

東一陣跑西一陣跑

睡眼朦朧的大家

大家真莫名其妙

一九三四、一一、二二。

王阿福

王阿福打十歲就做了孤兒
但是他不愁穿不愁吃
身上滿是栗子肉
兩只眼睛頂威凌
叫吼起來像雷鳴
芭蕉似的一雙手掌
是他自己特別欣賞

(100)

他不好說話難得笑

只是低着頭做工

鋸木背磚瓦上梁

都是他的拿手

從月亮落做到月亮出

咄咄他一點也不吃力

木匠工頭都爭奪他

爲了他那特別靈活的手掌

也爲了他一點不計較工價

他白天像牛般的做工

他夜晚像猪般的睡眠

一頓三碗菜飯

再給些旱烟

那他就什麼都不管

夏天沒有工做

他跳到河里去游泳

從此岸游到彼岸

從彼岸游到此岸

砰砰碰碰浪花四濺
像大海洋里的輪船

冬天沒有工做

替老寡婦們盡義務

修修烟窗補補灶

有時候得着一碗老酒

他就迷迷地笑

爬上屋頂跳下牆

高興得像只大狸貓舞蹈

但是阿福有野獸似的性
而且專好管別人的事情

如果看見一點不公平

他立刻飛出大手掌

打個你死我活

打得頭破血流才放手

唬唬唬像一陣風的潛走

阿福常常幫乞丐打警察

阿福常常幫了頭打東家

阿福會幫一個小偷兒

擰鬆了一家富戶大門

阿福會幫助一夥強盜

替他們擺了渡

這些阿福只是盡義務

但是阿福雖是盡義務

紳士們說他的罪比天還大

告了狀差役來了

八個十個像皮球一個個

被阿福抓來拋到大江里丟

唬唬唬他自己跳到衙門

『喂，惡賊你為什麼常常犯罪
快快把你的皮剝下來』

法官叫罵着

『狗我有罪嗎吃巴掌』

狗紳士有千萬件衣裳

小偷拿走三五件

要什麼緊况且他老娘

餓得真傷心

強盜是三夾村的農人

因為他們荒年沒有收成

狗財主白晃晃的洋銀

黃燦燦的黃金多的是

給他們分一點也算應該

還有乞丐了頭

打不過警察東家

我有大的手拿

(107)

當然要幫點忙

『狗法官我有罪嗎』

王阿福叫得比法官高

一九三四、八、三一
c

(108)

蘇小小

西泠橋畔的亭下

有一羣油面子弟在打架

船夫指點着說瞧瞧

那里面埋葬着

你尋了一天的蘇小小

說甚麼「金粉六朝」

說甚麼「油碧香車」

(110)

這是被踐踏的落花
是黑暗罪惡的圖畫

我願意拋一個巨大炸彈

抹去她地下的遺恨

讓她的精靈

永遠微笑傍彩霞

一九三四、六、一七。

過小青墓有感

我說小青

姓馮的算什麼東西

值得你毀滅自己的天才

毀滅自己的青春

伴你有青青的山

伴你有澄碧的水

浩浩的夜風

(112)

皎皎的涼月

都是才華煥發的機會

你該捋皓腕展銀

寫成悲歌千萬編

做個屈大夫杜工部

你該撥哀弦振珠喉

調得名曲山高水流

做個東方的貝多芬

(113)

我說小青

姓馮的算什麼東西

值得你毀滅自己的天才

毀滅自己的青春

一九三四、六、一七。

你在說什麼

籠中的小鳥你在說什麼

『金絲籠中不怕狂風雨

芳甘食餌養得體豐腴

但是我的自由呢』

枝上的小鳥你在說什麼

『我有無限大家的家

我愛勞苦的生涯

(116)

『自由是我生命的花』

一九三四、三、一九。

黑白渡河

報上看見黑白渡河的遊戲
說是黑人能吃白人的兄弟
這是多麼殘酷野蠻啊

(117)

我不曾到過世界各地
去看一切真實的情形

南京路上我們只看見

(118)

黑色的奴隸冒風日霜雪
兀鬱的面容慘慘的眼睛

我們也看見峨峨洋樓

樓頭安逸豪華兒殘的是白人

我們也看見沉沉的地下層

下層呻吟掙扎被壓迫的是黑人

這是多麼殘酷野蠻啊

有色的人們無色的人們

(119)

同是人類的兄弟

爲什麼不能平等地

攜手走向光明

一九三四、一一、一五。

老頭兒

這老頭兒真難過

大小商店都沒有主顧

可是咱們老頭店同行

倒是家家高朋滿堂

(101)

老頭兒的男女的還有奶孩

從遠遠的遠遠的鄉村到來

像這一批批新貨像螞蟻

像螞蟥想活生命

那幾個老太婆真可笑

三根白頭髮飄呀飄

青年漢子餓得像活鬼

唉就使人要吃相也難看

一個大餅吧一塊山薯

摸摸腰包空空的笑

夜深了西北風在狂叫

快快拿出宿夜的價

我們是素來講人道

八個銅板一夜不分老少

這個小房子裝得四五十人

好比一聽新開的美國沙定

一九三四、十、二六。

國慶歌

今天是國慶良辰

我想振撥珠喉

唱出國民應有的權欣

啊這是我們僅有僅有的國慶

今天是國慶良辰

我想用布片包扎起眼睛

不看這破碎糜爛的農村

不看這血肉模糊的災民

啊這是我們僅有僅有的國慶

今天是國慶良辰

我想用雙手遮掩着耳朵

不聞帝國主義猖狂的呼戰聲

不聞軍閥政客們鬥爭的起勁

啊這是我們僅有僅有的國慶

今天是國慶良辰

我想用幕幃罩住我的心靈

聽不到黃花岡戰士在天呻吟

聽不到東四省同胞泣血椎心

啊這是我們僅有僅有的國慶

慘紅的落日輝斜

映照慘紅的國旗生光輝

慘紅國旗的光輝

映照着我慘痛的紅心

天地在流血哀吟

(138)

國旗在流血哀吟

我的心在流血哀吟

一九三四、十、二五。

六五子(一)

六五子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天生她蘋果紅的嬌顏

還有一對又大又黑的眸子

當她十歲的時辰

家鄉洪水又兵燹

爲了官糧地主猜逼得無情

媽媽哭碎了心哭瞎了眼睛

半夜里偷偷把繩子結上頭頸

從此六五子的大眼睛

雖則還像秋水一樣清

清麗中漾着憂鬱的神情

十里青秧一碧無邊

蘋果紅的面出現在阡陌間

爸爸高興得忘記了疲倦

一碗菠菜紅帶綠葉片

二碗麥飯又香又甜父女對面

每當明月照着茅簷

爸爸雙手捧着頭落眼淚

六五子依在籬笆邊

眼前浮起媽媽灰色的容顏

還有那伸得半尺多長的舌尖

她不敢一個人先去睡眠

今年呢又是四五個月沒雨水

爸爸日日夜夜的車水

六五子用雙手來幫推

太陽大得像火山開花

爸爸背上滿是烏焦的疤

河底的白泥硬得成瓦

枯黃的稻秧慢慢下垂

爸爸的希望也慢慢下垂

他椎着胸流着淚叫天

紅着眼睛躺在茅屋的門前

遠遠走來一個大腹漢

『六五子你的老子呢』

『啊先生先生你看爸爸吧

爸爸病得說不清話』

『什麼病不病不車水不行

一輛水車不夠二輛三輛

快快快起來車水

車水車水車水

我的租米要緊要緊

什麼病不病不車水不行』

『六五子跟我去車水

快快快起來車水不車水不行』

『但是爸爸河底旱乾了

而且你身上熱得像火燒』

『什麼病不病不車水不行

一輛車不夠二輛三輛

快快快起來

車水車水車水

租米要緊要緊要緊

『啊啊爸爸你怎麼車得那末快

今夜我的手拿不准

爸爸你是不是瘋狂了

聽水車叫得拉拉拉拉』

忽然拍塌一聲

爸爸打車上跌下來呻吟

他已平安地躺在一邊

眼睛睜得大大的

眼角在流鮮血

嘴也張得大大的

口角在流鮮血

溫和的夜風吹冷了他火燒的身

明亮的月光照着他憔悴的靈魂

六五子伏在爸爸身上

哭得死去活來活來又死去

(-136.)

六五子(二)

六五子是個可憐的孩子

她有一段傷心的小史

她的美麗憂鬱的大眼睛

看不見這都會的輝煌懽欣

她看見的是她媽媽灰色的顏面

那伸得半尺來長的舌尖

還有爸爸月光下流血的淒慘

快車水呀的聲音也永遠地

永遠地掛在她的耳邊

一大羣鄉鄰都上了公館幫人

六五子年紀太小暫且工廠去

去當個練習的預備工人

站在巨大的黑機器腳跟

她的小心靈有些搖搖不定

機器又兇惡又淒厲的叫吼

彷彿爸爸臨死時的哀音

這瘋狂似疾轉也像他車水情形

從清晨到深夜

六五子一刻一刻的挨

一伸手一縮手給機器回話

逼住呼吸釘住眼睛

五分一天工錢並不夠

維持一個孩子的強健

六五子躺在一張破蘆蓆上

覺得肚皮餓得發慌

額上有點冷汗翻個身

瘦骨頭瑟瑟在打寒噤

她想到了茅舍想到了家鄉

似乎看媽媽搖搖她吊在床上
看見爸爸靜靜地躺在稻田
但等工廠汽笛一聲長嘯
眼前的幻影都沒了

提着小竹籃半碗冷飯
望着星光喘着氣奔跑
黑的巨人依舊在猶笑狂叫
六五子今天頭痛得要命
眼睛前面飛出許多星星
是爲了節省些費吧燈光真小

一伸手一縮手一眯眼

黑的巨人把六五子

迅速的吊起

微弱的生命的最後哀號

在巨人的猶笑聲中誰也聽不到

六五子被擎得五丈多高

風車似的狂轉了一分鐘

四支頭顱五臟血肉

都被砌得一片片

一片片一片片地灑下來

(142)

每人頭上都染着血斑斑

唔唔唔又是一個

監工先生微微把頭點

一九三四、一一、二。

安娜

安娜我的安南女友
分手快十年了我還是
還是不能把你忘掉
永遠是黑色的衣衫
永遠是瘦削的腰身
永遠是憂鬱的眼睛
永遠是溫和的性情

(144)

我記得免費法文班上

第一夜第一次親密的眼光

我記得我不懂你的話

只好點頭微微一笑

我記得你也不懂我的話

只好點頭微微一笑

我記得我去拜訪你的家庭
我們摸索着黑暗的一層層
一層層的下沉下沉下沉
下面是朝濕陰霉爛臭難聞
一盞小油燈照着兩個大眼睛
你說你的媽媽是長年臥病
幾個黑影蜷縮着像蚯蚓
你說這是你的弟弟妹妹行
我記得每次小考大考

《(1)》

同學說你最聰明

先生說你最聰明

你的成績超出衆人

我記得有時我們並肩散步

在廣漠的草地上

在月明的良夜里

你整一整衣襟望一望天心

「再會了囉」聲音總是那末淒清

安娜我的安南女友
分手快十年了我還是
還是不能把你忘掉

一九三四、一一、一五。

《148》

將軍蔡廷鍇

將軍蔡廷鍇

我想趁着月白風清的秋夜

去古希臘雅典城外

請一萬位名建築師名藝術家

造一座塔

比金字塔還要偉麗莊雅

在將軍的紀念塔下

四萬萬同胞齊來焚馨香膜拜

(重印)

將軍蔡廷鍇

我想趁幽滑的陽春黃昏

走到溪的山谷太的森林

露採許多丁香百合紫羅蘭素馨

將杜鵑黃鸝組成一件戰衣

披在將軍無私的胸懷

密芬芳在層層國恥下的中華

將軍蔡廷鍇

我想趁着寂寞多雪的早晨

(131)

渡過紅海去請拜倫貝多茶
做一首悲壯的讚頌詩歌
天上人間一同合唱應和
如萬丈飛瀑如千鈞洪鍾
听得醒中華民族之魂
打得破帝國主義的心

將軍蔡廷鍇

我想趁着美麗溫和的夏夜
扶着雲梯去請星星都蒞臨

湊成燦爛輝煌的冕冠

等將軍微笑地戴在頭上

黑漆的宇宙就閃出正義的光芒

將軍蔡廷鍇

我現在正在微紅的燈光下聽見

百萬顆被壓的心靈呻吟怨憤

我們把呻吟怨憤紮成巨大火把

等將軍拿起火把

燒盡這世界的黑暗強權玷瑕

長庚女士詩集

(一) 招

魂 (一九三四年作)

已出版

(二) 黃浦江的哀歌

(一九三四年作)

印刷中

(三) 新長恨歌

(一九三五年作)

校閱中

表 誤 正

149 142 102 60 50 17 13 8 4 頁

8 1 5 9 9 2 6 8 4 行

9 1 4 $\frac{8}{9}$ 1 3 6 11 8 字

馨 每 窗 倒 ○ 堆 ○ 你 網 誤

心 工 窗 倒 爬 個 子 我 網 正

152 140 133 127 122 121 115 106 頁

1 1 7 5 1 4 6 10 行

6 8 7 $\frac{6}{7}$ 4 6 6 6 字

耀 她 旱 倒 ○ 明 家 拿 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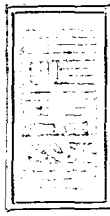
煌 地 旱 倒 還 朋 ○ 掌 正

招

魂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長庚女士

發行者王落葉女士

印刷者上海印刷所

總經理

女子藝文社

上海法租界建業里
東荷七十四號

經售者

上海北新書局

白屋書店

外埠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